



日本兒童的生活

張十方編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这些短篇故事，反映了最近一兩年來，日本兒童在美帝國主義
侵占下的真實生活情況，其中有他們的苦難遭遇、艱苦奮鬥、團結
互助等。作者曾去過日本，熟悉日本的情況。讀了這本書，會使你
感到情節親切、動人。

日 本 兒 童 的 生 活

張十方編著

谷 音 翟國樑繪圖 馬如瑾裝幀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號：社0043 (萬) 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3/14 字數 20000

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4,500

統一書號：R10024·1706

定價：(3) 0.12 元

目 录

作者的話

第七个.....	1
“爆音”.....	5
媽媽的死.....	9
签名.....	12
他沒有罪.....	14
誰害死了他?	18
一年不笑.....	21
街头的孩子.....	23
忘不了这仇恨.....	26
几天的日記.....	29

第 七 个

这件事情，发生在日本北部札幌市附近。

札幌在日本的北海道，那边天气很冷，在四月里，有的时候还会下雪。离札幌三十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，有一所小学。三年級的教室很破旧很狹窄，只有一面窗子，窗上有兩格玻璃破了，用旧报纸糊住。

这一天早上，沒有出太阳，教室里面很暗，好象冬天的黄昏。几十个孩子坐在里面，挤得满满的，可是里面却靜得很，好象一个人也沒有。

有的孩子用手掌托住下巴，一声不响；有的把書打开，豎在面前，装着正在看書的样子，但是事实上，一个字也沒有看見，眼泪从眼眶边流出来，慢慢地流到臉頰上面；有的干脆把臉埋在手里，哭得肩膀微微地抽动着；有的睜着紅紅的眼睛，紧紧地盯住第二排上的一个座位。在那个座位上，昨天还坐着一个面色蒼白的女孩子，可是現在那个座位空了，象一个黑洞一般。誰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誰都沒有說一句話。

这堂是山本老师的算术课。山本老师走进教室里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再看看那个空座位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来，慢慢揩着潮湿的眼眶。这时，在他的眼前出现了好几个孩子的面影，德太郎、誠一、礼子、弘健……他们都是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呀！他们有的被轧得肠子流出来，有的被轧得脸孔稀烂……有一次山本老师赶到公路旁边，还看到躺在血泊中的那个小身体，微微地扭动着……他用力紧紧地咬着牙齿，拿着课本的手颤抖着，手帕再也堵不住他的悲痛了，泪水冲出了眼眶，沿着脸颊流下来。

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样，就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到这时为止，光是这所小学里，已经有七个学生被美军的吉普车轧死了。

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美国侵略者在日本霸占了很多地方，驻扎了很多军队，想侵略亚洲的其他国家。他们为了运军火，还在日本很多地方修筑了许多专用的公路，日本人叫这种公路做“子弹路”。其中有一条“子弹路”是从札幌通到千岁去的。这条“子弹路”修筑起来以后，美国的卡车、坦克车、吉普车，经常轟轟隆隆地驶过。公路两边的日本老百姓，再也不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了。白天把尘土刮得满天飞，晚上闹得老百姓没有办法睡觉，美国兵把车子开得象旋风一般，常常轧死大人和小孩，还常常轧死农民的牛羊鸡狗，压坏庄稼。他们把日本看成美国的殖民地，把日本人民不当人。

日本的母亲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不讓自己的小孩子走近那条“閻王路”。父亲母亲虽然千叮囑万叮囑，叫孩子們特別当心，可是十多岁的小孩子，他們要自由地、愉快地玩耍，他們欢喜蹦蹦跳跳。他們不可能整天躲在家里，他們还要上学，怎么能够不到外面去走动呢？

昨天下午，放学以后，三年級的女学生梅津美子，正在那条“子彈路”旁边拾破木片，打算拿回去給媽媽燒飯。突然有一輛美国中型吉普車，飞一般地駛过来，把梅津美子的头压碎了。美



国司机象沒有看見一样，开着車飞快地逃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五年級的教室里，为这件事情开会。同學們又悲伤又憤怒，他們的眼睛都哭得紅紅的。

一个高高的男同學站了起来，握着拳头，用沙啞的声音大声說：“这是第七个了！不，不能再有第八个！”

他們决定行动起来，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低年級的同學，来保护其他的小孩子。

他們一班分成十個小組，規定每天在上学、放学的时候和放学以后，分組在“子彈路”旁边輪流巡視。他們訂出了这样的任务：上学和放学的时候，伴送低年級的同學穿过那条“子彈路”；在平时，注意攔住小孩子們，不讓他們去靠近那条吃人的路。

他們立刻行动起来。

这天中午，放学的时候，十三四岁的五年級小学生，分組站在“子彈路”旁边，守住穿过馬路的地方。他們睜大了眼睛，望着公路的远处。远处突然飞揚起一陣尘土，五年級的男同學近藤鉄男，立刻把兩条胳膊尽力張开，好象母鷄掩护小鷄，把恰巧走到旁边的几个低年級同學，擋在自己后面。

一輛吉普車，上面坐着美国兵，飞快地开过去了。近藤鉄男用憤怒的眼光盯住它，同时，想起了佐野老師說的那句話，于是他坚决地低声說：

“是的，要永远沒有第八个，就得把这些坏蛋赶出去！”

“爆 音”

立川附近的一所小学校里，五年級的同学正在上音乐課。

日本关东一帶地方，夏天比較潮湿，从海洋上刮来的风帶着潮气，天气悶热。可是教室里的玻璃窗关得紧紧的。这么热，为什么不开窗門呢？

离学校三百公尺左右，就是美国的軍事基地。美国飞机不停地飞来飞去。当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，飞机飞得很低很低，飞机的肚皮差不多要碰到屋頂，有时还要在空中兜几个圈子。飞机的发动机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把人的耳朵震得发痛。逢到几架飞机一起在飞的时候，甚至把房子的板壁震得搖晃起来。日本人叫这种声音做“爆音”，“爆音”充滿在日本各地。日本人民帶着憤恨的心情，干脆把日本叫做“爆音日本”。

为了阻擋这种怪声，学校里上課的时候，只好把教室的窗門关紧。即使这样做，还没有办法擋住“爆音”。平均三四分鐘就发生一次“爆音”；逢到声音太鬧的时候，老师只好暫時停住講課，同學們都用手指把耳朵塞起来。

这一节音乐課，被“爆音”打断过六次。教音乐的松本老师，每次被迫停止講課的时候，看看同學們的臉脹得紅紅的，滿头大汗，心里真是难过极了。有兩三次，松本老师气得渾身发抖，紅紅的眼睛好象要噴出火来。他抬起头，眼睛盯住教室的天花板，



兩只手紧紧地握成兩個拳头，抖顫着，牙齒咬得卜卜响。同學們全都了解老師的痛苦，大家靜靜地坐着，連汗水流到眉毛上也不覺得。

教室里充滿了濕氣、汗氣，空氣很混濁。同學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，濕衣服緊緊地貼在皮膚上。

同學們對這種“爆音”恨極了。有一次下課的時候，一個六

年級的同学从悶热的教室里冲出去，仰起头对着一架美国飞机，大声咒罵起来，他指定那架飞机說：“这是地獄的声音！”这句话很快地在全校傳开来，甚至傳到別的学校，傳到別的地方。很多人一听到那种“爆音”，就会狠狠地罵着“地獄的声音”。

还有一次，三年級上图画課，老师叫同学自由画些什么，大部分同学都画美国的噴气式飞机，有的被高射炮打下来，有的在半空中燒起来，有的兩架对撞，撞得粉碎，有的倒栽在地上，有的掉到海里……

快到放暑假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五年級的学生正在教室里上历史課。虽然教室里热得很难受，但是这天的“爆音”好象少了，輕了，同学们更加集中注意力听講。忽然，附近傳來一陣陣洪亮的吼叫声，一次比一次响，一次比一次雄壯。同学们听到这种吼叫声，都很兴奋很激动，有的在座位上扭动着身体，好象坐不住似的。

在一个特別响的怒吼声过后，教历史的石島老师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激动得臉頰通紅，眼睛閃爍着亮光。他慢慢地側轉头，朝那扇关得紧紧的玻璃窗瞧了一下，然后轉过头来，定住眼睛望着全教室的同学。

教室里，靜得沒有一点声音，同学们屏住呼吸，睜圓着眼睛，等待着石島老师的說話。

石島老师用一种和平时不同的声音，响亮地說：“同学们，我們的父母兄弟都在斗争，为了反对美国軍事基地的扩大而斗争，

我們怎么去支援他們呀？”

全体同学立刻握着拳头，高高地举起来，齐声喊着：“我們也要去斗争！”

石島老师也用劲揮动着拳头，大声說：“我們也要去斗争！”

教室的門被拉开了，同學們紛紛涌出去，高班級教室里的同学，也都紛紛走出來了，他們排成一支整齐的队伍，踏着坚定的步子，向大人們的队伍走去。

他們互相勾住胳膊，紧紧地团結在一起，他們不断地揮动着拳头，憤怒地喊着口号：

“反对美国扩大軍事基地！”

“反对‘地獄的声音’！”

“美国兵滾出去！”

“我們要斗争到底！”



媽媽的死

在日本砂川一帶地方，風景是非常優美的。夏季剛開始不久，下午，太陽象一只紅紅的車輪，綴在西邊蔚藍色的天空里。天藍得十分純淨，連一点点云片都沒有。金黃色的陽光，照着村邊的樹林，嫩綠色的樹葉，象一面一面小鏡子，閃爍跳動。偶爾有幾株櫻樹，還开着緋紅色的花朵，稀稀零零的。遠遠可以望見富士山，頂上戴着雪帽子。

放學以後，安田信和他七歲的妹妹安田幸子來到村邊的樹底下，抽陀螺。陀螺越抽越快，發出嗡嗡的響聲。四周圍，小孩子們東一堆西一堆的，象黃昏時歸窠的麻雀，吱吱喳喳吵個不歇。突然，從南面的天空中傳來一陣“爆音”，把人們的耳朵都幾乎震聾了。每一個孩子都知道這是什麼聲音。這時，他們雖然很專心地在玩，還是有孩子歪著頭，恨恨地向天上瞧了一眼，有的孩子呸的一聲，向旁邊吐口水。

自從砂川附近設立了美國軍事基地以來，美國的噴氣式飛機，日日夜夜在周圍飛來飛去。在半夜三更里，噴氣式飛機那種尖利的怪叫，会把全村的人都吵醒；有時人們正在吃飯，噴氣式飛機在頭頂飛過，会把屋頂上的灰塵震落到飯碗里。

今天從頭頂上倒下來的聲音，好象特別響，特別重，聲音里面還夾著一些格拉格拉的爆裂聲，同時有一陣怪風把樹頂刮得

沙沙响。

孩子們感到恐怖，想躲到树干底下去。他們还来不及躲起来，就有一个很大的黑影，遮住了半个天，从他們的头上擦过去。紧跟着，一声轟隆的巨响，把地面震得顫动，仿佛地球也被震裂了。

他們以为发生了大地震。

每个孩子都臉色发青，拔腿向家里奔去。他們听到村子里响起了一片叫喊声和号哭声，黑色的烟尘一团团地向他們卷过来。

安田信象箭一般，往家里飞跑。他唯一的念头，想看看媽媽是不是平安地在家里。天呀！他看到的是些什么呢？

他望見他家的屋上豎着一个飞机尾巴。他跑近去，看見許多人在倒下的破房子里鑽来鑽去，大声叫唤着。

他跟着別人往里鑽，想鑽进自己的家里，去找媽媽。不曉得是誰的一只大手，把他的胳膊拉住了。

媽媽被抱出来了，滿身沾着灰土，衣服上都是血，臉孔蠟黃蠟黃的，有泥污，也有血；頭髮披散着，眼睛閉得紧紧的，动也不动。

安田信立刻扑到媽媽的身上去，用尽力气大声尖叫着：“媽媽，媽媽呀！……”

他的媽媽永远不会答应他了。

有人想把他抱开，可是他死勁地拉住媽媽不放手。他狠狠地跺着脚，拚命哭叫着。



他听到有人在他的耳朵旁边说：“不要哭嘞，你爸爸来啦！”

爸爸来了一定什么都有办法，爸爸一定会把妈妈救活，爸爸一定会替妈妈报仇。安田信这么想，就停住哭喊，含着眼泪向周围张望。他看到刚从田里赶回来的爸爸，正站在旁边。爸爸一声不响，脸孔象铁板一样发青；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圆鼓鼓地瞪着；两手紧紧地握着拳头，手上面的青筋一条条暴起来。后来，爸爸慢慢地转向北面，眼睛直盯住远处，鼻孔和嘴呼呼地吼气。安田信知道爸爸盯着的地方，就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飞机场。

这一天晚上，安田信和他的妹妹，睡在伯母的家里。

他躺在床上，不斷地抽噎着，他聽到伯母向伯父說：

“唉，唉……我們的砂川，有三百年歷史……三百年，三百年沒有這麼慘，這生活呵，怎麼的……”

半夜裡，安田信哭着醒過來，他做着可怕的夢，他夢見媽媽抱着滿身血的姐姐，一邊哭一邊叫地跑進房間裡來。

兩年前，他的姐姐絹子，在十一足歲生日的前兩天，被倒栽下來的美國飛機撞死了。

簽 名

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地方，例如東京、大阪、京都、長崎、廣島、福岡、名古屋、仙台、靜岡……以至一些中小縣鎮的馬路旁邊、車站附近、電影院門口，都可以看見三三兩兩的小學生和中學生。

有一個工人走過來了，小學生就迎上前去，說：

“工人叔叔，您贊成禁止使用原子彈和氫彈嗎？請您在這本簿子上簽個名吧！”

那個工人，年紀約莫三十歲，戴一頂很舊的鴨舌帽。他聽到小朋友這麼說，非常感動；他還很注意地看見小朋友的臉孔，給冷風吹得通紅。於是他馬上掏出鋼筆來，在小學生雙手捧着的簿子上，簽了自己的名字。

在城外一條大路上，一個農民走過來了。站在路邊的中學生，手里拿着簽名簿，迎上前去，說：



“农民伯伯，您反对使用原子彈和氫彈嗎？請您在……”

那位农民，約莫四十多岁，穿一件破棉襖，臉孔上面的皺紋很显著，因为常常被风吹日晒，他的皮肤变成紫紅色。农民伯伯沒有等中学生把話說完，就用粗粗的手指挾住鋼笔，使勁地在簿子上签了名。他一边走，一边还在說：

“你們真好！你們做得对！”

有一位老大娘走过来，她臉孔瘦瘦的，額角边有几縷灰白头髮。她也在簿子上签了名。她走过去沒有多少远，就掏出手帕揩眼泪，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被軍閥騙去打仗，永远不回来了。她的心絞痛着，她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。

一个警察跑过来了。少年們机灵得很，立刻把签名簿塞到口袋里，装作沒事一样。可是初中二年級的女学生小田敏子，沒有这样做，反而双手捧着签名簿，跑到警察面前說：

“警察先生，您也是日本人，您爱祖国嗎？您爱父母兄弟嗎？您愿意日本再受到原子彈轟炸嗎？您……”

那个青年警察听后呆住了，后来，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赶快朝四周瞧瞧，然后把右手輕輕一摆，压低着声音說：

“快点走开，当心給別人瞧見！”

他沒有罪

东京的浅草区，每天下午四五点鐘起更显得熱鬧。那是东京